

## 人过四十

■玉生烟

犀利中年

人过四十,百感交集。办公桌的抽屉里,这几年最见增加的就是各类的药,感冒药、拉肚药、咳嗽药、止痒药、酸疼药、痔疮药、眼药水,仿佛可以开出一家小型诊所。人过四十,自己俨然就成了医生,甚至能清楚地预测到一年的夏天或者是秋季,在某个时段里,身体总要那么的矫情一下,或者说抗议一下,制造出点小麻烦。而如果坚持不用药,想像四十岁之前那样,扛扛抗抗就过去,可能性已经不大。有时一板药、一盒药下去,还不见效果。就以常见的感冒为例吧,四十岁前三四天就能见好,但现在同样的药同样的量,就有可能拖成一场持久战;还有咳嗽,咳到牵心扯肺,自己都不好意思,自己都嫌弃自己。而如果有了病,要是不想打持久战,那就要另外想办法了。比如,如果是感冒、咳嗽,自己就会乖乖的多喝水,自觉的远离四十岁前嗜好的那些饮料,远离凌晨的夜宵和歌厅里的乌烟瘴气。谁让它们生硬、冰冷、呛人又没有温度呢?

说到喝水,似乎也是人过四十的无奈选择。这嘴吧,老是莫名的就觉得干,舔嘴皮子也不能解决问题。不像40岁前,抗一下或者转移一下注意力就能解决问题。强忍到后来就是忍无可忍,只得找点水来喝。而喝水也开始讲究起来,首先讲究的是茶杯,紫砂的、玻璃的、不锈钢的,高矮胖瘦一块排在桌子上。其次,茶叶、葛根、人参,还有咖啡,一股脑儿泡好放桌上,几个杯子轮流交替地添水,以确保自己体内的水分充足。

讲究了也不是好事,现在到那都恨不得将水杯带上,就担心口干起来嗓子冒烟浑身不自在。最好是时时能有一杯上好的绿茶,围在自己面前,想喝就喝。但这样一来,人累赘了,人被杯子绑架了,再也轻松不起来了。有时大意,还会丢失一两只心爱的杯子,那心情,就好比是又被干旱折磨了一次。

其实,人过四十,折磨人的远不止是一只丢失的杯子。家里的大小事情都开始要你定夺

和决策,真正的当家做主,好像也就是从这时开启大幕。父母逐渐老去,孩子已经长大;老人已不再是靠山,你再也不好意思把什么事情都推给亲爱的他们;而孩子也不再是家庭配角,他们逐渐走到舞台中央,开始有自己的思想,开始有所谓的主见,开始有自己的声音,开始不再什么事情都听你指挥和摆布。你的威严、威信、威力,似乎和自己的身体、自己的精力一样,遭遇到了“吸星大法”,瞬间大减。

这个话题不得不多说两句。和太多年过四十的人一样,此时面对心爱的子女、你亲密的战友,偶尔吼两声,已经没有太大效果。这时就逼得你跟他们“板凳台子一样高”,学会不露声色的“恐吓诈骗”。而为了达到一些这样那样的目的,甚至还要与之斗智斗勇,还要绞尽脑汁,还要夜不能寐——这一切都只因为,他们是我们最亲最爱的人啊。

说到底,世界就是一种博弈中的平衡。当你的性子慢下

来、耐下来,他们的性子就快起来、尖锐起来。此时你讲一句,他们要讲三句、五句甚至更多。有时候,表面上你赢了,在你的高压下他们不言语了,但内心里,你却早已输了。输的次数多了,就知道和自己“青春叛逆期”的孩子斗,人过四十的父母,早已力不从心。

父母是何时从这个家庭开始“交权”、这个家庭又是何时真正转变成“一个核心,两个基本点”——以孩子为“核心”的?应该就是从这时开始的。慢慢了呢,就懂孩子了、理解孩子了,直至后来支持孩子甚至听从孩子。所幸的是,孩子除了是我们的战友,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朋友。当我们走过四十岁,挽着老伴“夕阳红”时,我们的孩子,我们的朋友啊,就会彻底领悟我们的苦心和爱意;我们就会看到,年轻的自己,在他们身上复活,生龙活虎。那真好!

这些,原来都是从人过四十开始的;原来,人过四十,并非全是不如意。

## 普陀山看树(上)

■文/朱凯生

凯风吹

这次去普陀山,本想看庙,但一踏上山路,就被那些树吸引住了,走一路看一路,最后,看庙成了看树。

上山时,最先看到的是小树。小树就像芸芸众生,互相挨着,形成一片片林子。这些既不高大、也不粗壮的树,多得数不清,即使少了一棵,你也看不出来。可是如果每棵树都没有了,山就是光秃秃的,那你看见的就不是美丽。清冷的天空下,树掩藏起自己的美丽,以平凡朴实的模样长在山上。每棵树都不起眼,可要是没有了,普陀山就像个没戴帽的和尚。

相比之下,大树好像更能吸引我的目光。大树就像大人物,或高耸入云,或独霸一方,很有气势,让人小看得。离磐陀石不远处有个尼姑庵,院子边上有好几棵大树,走近一看,

原来是200多岁的黄连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黄连,也没有见过这么有型的黄连:有两棵笔直地伸向天空,树冠犹如伞盖;还有几棵扭曲挣扎着往天上长,在每个拐点都有树枝斜斜地伸出,像是一把弯伞杆上长出了好多把小伞。更多的是朴树和樟树,一律高大粗壮的样子,很少见到矮小的。路边还有很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树,有的树主干、枝干清晰可辨,一眼可以看清主次,有的则一般粗,看不出谁是老大,谁是老二。树长成这样,一定有自己的故事,只有普陀山的水土和东海的风雨才能写得出这样的故事来。

特别的地方才能长出特别的树。山上风太大,树长不高,真正的大树都长在山脚下。在普济寺外面,两排大樟

树伫立在围墙边上,棵棵高大粗壮,远远看去,这些树很有苍古画意,营造出的古旧意象,让人一看就知道是高人住的地方。这些树放在哪里都是大树,但在普济寺,他们还不算大,因为庙里还有更大的树。大雄宝殿旁边有棵樟树600多岁了,树干粗得几个人都抱不过来,可惜树枝被修剪过了,不然真会大得吓人。庙内有两棵樱花树,一人多粗,犹如两只伞盖,遮满了大殿的庭院。据说,每逢春天,殿内的樱花满树火红,与寺外洁白的梨花交相辉映。

这些年来,我一直有个疑问,为什么庙里的老树大树总是相对较多呢?普济寺的树告诉我,水足土肥、保护得当固然是个原因,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在于:庙里的树活了很多

年,季季风来雨往,天天暮鼓晨钟,树根盘踞在寺庙地下,树枝与大殿比邻而居,大树与寺庙同吃一座山的水,共享一片天的云,是真正的同呼吸共命运,完全与寺庙融为一体。有的树枝甚至伸到殿门口,在朝晖中,在夕阳里,树枝陪着僧人参禅悟道,于是树枝也有了佛性,成了灵性生物。见识过僧人几百年的修炼,树获得启发,终至开悟。很多时候,寺庙破旧了,僧人不断修葺,这些修葺既让人看不出寺庙年代的远近,又掩藏了寺庙的灵气。而灵气是无法掩藏的,寺庙彰显不出来,就由古树承接过来,切实履行起彰显的职责,于是,树就长得高大粗壮了,成为庙里灵性的标志。只要树活着,你就可以看到这面恒久的旗帜。

## 将来谁在照顾你

■文/文靖

生活原香

堂婶鼻咽癌脑转移后,就痴痴呆呆的了。清醒的时候听得懂堂叔的话,糊涂的时候就是一枚混沌的古老物种,大门口一坐一整天,忘记了所有的深思凝重。堂叔不能安享晚年了,包揽堂婶的吃喝拉撒睡不说,还得给脑压高上来时的堂婶及时挂上甘露醇。

脑压高上来时,堂婶是歇斯底里的状态,抱头哭喊,挠堂叔,但堂叔不能退缩。堂叔打电话给我,能不能把脑子里的水抽掉啊?他拎着一袋子检验单和病历来了,神经科的医生举起CT片,利索地插到灯箱上,指着一处块状白影说:“喏,不小啊!”脑外科医生笑着摇摇头,表示无能为力。

堂叔可以自己蹬一辆小三轮,但是担心堂婶坐在后面不稳当,干脆叫辆车,揽着堂婶去卫生室。甘露醇一挂就是一礼拜,堂婶渐渐不闹腾了,也能像

往日一样坐下自个儿发呆了。早就命不久矣的堂婶,在堂叔的悉心照料下,眼看又挨过了一年。堂婶干干净净的,堂叔却满脸来不及清理的络腮胡子,像照片里的马克思。堂叔没有怨言,只有痛心,说早年都是堂婶在打理一家子大小事务。

朋友跟我说起她的同学小云。小云在苏州打工时认识了一位做玉器雕刻的小伙子,十九岁就结婚了,可是八年前,小云的老公脑血管意外,之后一直瘫痪在床。她一个人,给他喂吃喝喝端屎端尿按摩擦身,还得随时经受住他吓人的癫痫,她只好到处找活拿家里做。她身边所有的人都劝她离婚吧,她说她做不到,只要一想到以前他对她的好,就怎么都舍不得。她就是觉得累了,八年来第一次打电话向同学倾诉。我的朋友感慨,不到四十岁的女人,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吗?

我想起我的一个病人。附近村上的中年男人,第一次外伤性癫痫发作送来急诊,把他女人吓坏了,抹着泪不停说“救救他!”男人在“安定”的作用下,昏沉睡去。半小时后醒来,跟女人要吃要喝,女人一连应下。后来经常陪着男人过来测血压,女人有时会骂:“能吃能喝,就这个死样,不还打打人……”后来得知其中原委:男人在外省打工,刚开始几年按时寄钱回来,渐渐音讯全无。女人去找男人,发现他在那边有了另外的女人,“之于子归”败给“桃之夭夭”,女人的内心深处早就誓与这个男人恩断义绝了。谁知有一天,这个男人被悄悄送回来了,包袱卷里,有男人车祸后的一沓病历。看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,女人收留了这个口齿不清还挂着涎水的男人。

死生契阔,与子成悦,执子

之手,与子偕老。一部《诗经》,三百零五篇,开卷几乎全是婚姻家庭。西方人举行婚礼的时候,神父会说:“无论这个人以后是贫穷还是富有,健康还是病痛,幸运或者不幸,美丽还是丑陋,你都永远愿意和他在一起吗?”

夫妻到头来,无非求个相濡以沫,彼此依靠,在一起。病中是一个人最容易伤感孤独的时刻,人会变得敏感,神经变得脆弱,好像所有的感官都随之打开了。而疾病又是不能避免的事,健康时想到将来会有生病的那一天,男人女人,真该好好珍惜善待现在的另一方,给将来的他们一个支撑下去的念想和勇气——你以为将来谁会细心照料你呢?我的朋友虽说替她同学抱屈,其实我知道,像她那种爱情女神,真遇着什么事,说不定比她同学做得还要好。



## 小山楼

A19

我的清醒始于中年。我的中年始于一场大病。春林渐盛,春水初生,春风十里,皆不如我的新生。

凯风自南来。我感受着凯风的吹拂,但风中的秘密我并不知道。度过半生,把一件件事情干完干好之后,才渐渐明白,凯风拂过时已告诉我一切。

年华向晚,初心摇曳,流年里摇曳的原香最是怦然心动。

编辑 肖方元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凌河